

当风儿吹醒山谷

【底层行走】



□张刚

风儿吹醒了这片沉睡的大地。

每年的春季,风总是从南边吹过来,沿着荒草遍地的河谷,抚过山岗。这和冬季凛冽的西北风不同,沿河谷而来的南风,像母亲的手掌,轻轻抚摸过被寒风摧残过的原野,像是抚平大地被寒风吹皱的伤口。这时的冰雪还未完全消融,但草根在南风的抚摸下就醒过来了,在地里孕育着嫩嫩的新芽。

每年的这个时候,村里最年长的胡子老汉,又背上他的背篓出门了。

胡子老汉因满脸络腮胡而得名。人们突然开始记得他,并关注他,议论他,是因为他的长寿。在年轻时他怎么干活怎么劳作,这是村里每个年轻劳力同样的生计,没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同。但有些村民在劳作中慢慢“掉队”了,有的不到70岁就倒下了,有的把这劳作的任务交给了年轻的后辈,而胡子老汉的身影,总是在田野上来回。一天天一年年,和他年纪相仿的人越来越少。当他80岁的时候,村子里人突然恍然大悟似的发现,他不光活成了村里的寿星,也活成田野上唯一一个忙碌着的老年身影了。

一个和他上半身一样长,但比肩膀又宽很多的大背篓,就是他出门的标配。背着这个大背篓打野草、割苜蓿。每天清晨他背着大背篓出门,又背满满一篓草回来。

其实等草根完全活过来,野草全部返青,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胡子老汉仿佛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漫长的冬眠的生活,要早早到田里呼吸春风带来的一点点潮湿的空气。这时他来来回回肩上的背篓有时还是空的,有时就拾一点柴火。但他的筋骨仿佛被南风吹醒了,关节也活络起来了。

胡子老汉喂着一匹体态高大但性格温顺的马儿。

这匹马儿说来话长,还是包产到户时分配来的母马的后代。年轻时他就是大队里的饲养员,喂养了队里一圈的马儿驴儿。那时他还是一个英俊的小伙,牲口在他的照料下,个个毛光蹄亮,驾在田垄里也健步如飞。后来就又一头头被分到户,那匹最健壮最漂亮的母马被分配到了他家。马儿在后来一茬茬地繁衍,这匹母马及它的后代,始终给这个家庭提供着最好的劳力。

侍候牲口的活一直是胡子老汉的专权。他将自己满腔的热忱和情感倾注在马槽中,马槽里的草料始终保持冬天应有的干燥,夏季应有的绿青。

而即将到晚年时,胡子老汉的子孙已开始用各类机器耕地了,但最后一匹马儿,被胡子老汉固执地留在了家中,最终这个背篓就是他和马儿情感最结实的连接。

吹过原野的风儿总是带着神秘的力量,唤醒的草根总是准时地在阳春复苏。山谷一片荒坡上,是胡子老汉开垦后种植的首蓿。这种开紫色花朵的植物是牲口最好的草料,一年能割两茬。从首蓿即将开花开始,胡子老汉在每天的清晨和午后,要背两趟首蓿作为马儿的草料。当秋天来临,首蓿割完后,他又开始在谷地荒地埂边割野草,将马儿吃青草的时间尽可能地延长。经过夏秋两季青草的喂养,马儿长起一身的肥膘,毛色光亮。

除了喂草,在夏秋季节,胡子老汉会将马儿牵到村头的小溪边饮水。那时的溪水还清澈见底,里面还有快乐游弋的泥鳅。有时胡子老汉牵着马儿,

有时甚至缠起了缰绳,跟在马儿的后面。到河边饮过水,他用一个铁刷子刷掉马儿身上的杂草和旧毛,再慢慢地回家。

胡子老汉也是一个种地能手。在他年轻时,庄稼地种得有条不紊。人不糊弄地,地也就不糊弄人,他的庄稼年年都是令人羡慕的好收成。里里外外真是一把手好呀。人们这样感叹。

到晚年的时候,其实马儿就不下地了,在旁人眼中,这成了老汉养着的一个大牲口。但是好在孩子也孝顺,老人愿养就养着。马儿的吃喝都由老人照料着,子女倒也落个清闲。

但有一年冬天,老人病倒了。80多岁的老人,病倒就是村里的大事,于是家家户户都有人去看他。他半眯着眼躺在床上,不声不响。为了喂汤药方便,儿子听从医生的叮嘱,给老汉刮光了胡子。人们这才看清了他的脸,与额头眼角沟壑纵横的皱纹不同的是,腮帮子干净平滑,呈青白色。与他温温吞吞的表现不同的是,刮光胡子的老人,脸上写满了倔强,在满脸胡子背后是岁月留下的刚硬。

村里多次传出老人不行了的消息,就在人们以为老人这次挺不过这个冬天时,年过了,南风吹来,春潮涌动,老人突然有一天,又颤颤微微地出现在村口,背着一个大背篓。

老人如此在冬季病倒又在春天站起来的历史,在村人印象中发生好几次。后来人们就有点儿习惯了,每到冬天,老人生病卧床时,大家也都不再惊奇了,人们仿佛知道,春天来的时候他一定会背着大背篓去坡地收苜蓿,去地埂割野草,中午头赶着马儿去河边饮水。

马儿其实也和老汉一样在慢慢老去。人们也是有一天突然发现,马儿的皮松弛了,毛色也不再光亮了,肚皮有些地方还掉了毛,露出一块块的斑点,走路时头也不再高昂不再打响鼻了。有村民见了打趣,老汉你这马不行了呀,还养它干吗呀!

老汉一开始还给打趣的村民很认真地说,那还攒劲(方言:有力)得很!这样打趣的人多了,后来他也就只是勉强笑笑,不再回应。

老人在田野地依旧来来回回地劳作,他的身子骨依然刚硬,他仍精心准备马儿的各种草料,他背一趟首蓿的时间比往年要长了许多。人们惊讶于他身体的支撑能力,更惊讶于他骨子里的那股力气,这力不像是从一位80岁赶90岁路上的老人所能发出的。于是这样他就慢慢地活成了田野里、村口边一道独特的风景。

夏季的一天,老汉照例赶着马儿到村口的河边去饮水。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马儿吃了青草后,仿佛体力开始恢复,开始换毛,但最终抵挡不了年龄,这一天倒在了河边。老人本来是想去扶它,但自己弯腰下去,再也直不起来。等人们发现时,马儿和老人都倒在了河边。

这一次,老人没等到漫长的冬季,他在冬季来临之前终于走了,马儿也走了。

村口大树下乘凉的人一直在谈论老汉的事,除了感叹还能有什么呢。老人就这样充实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又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季,春风又悄悄地沿河谷吹过来了。马儿被老人的后代理在了河谷坡地下的首蓿地里,老人的坟头在另一处山坡的半腰,从那里可以看见河谷那片首蓿地。

当风儿沿河谷吹醒了大地,不多久,老人坟头已冒出淡黄的小草。

(本文作者为山东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薛原

我日常所读以闲书为主,偶尔也会读几本学术性的书,譬如这本柏红秀著的《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创作研究》。本来只是想翻阅一下,但在与几本相关书籍《烟火大唐》《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的阅读里,却对此书有了浓厚的兴趣。在这几本书的阅读过程中,让我有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兴趣点,这就是唐诗里的雅俗之音和乐人的风情画面。这本学术性的《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创作研究》就是角度新颖地从雅乐与俗乐入手,选择中唐诗歌里关于雅乐、俗乐的表现与描绘,尤其是“基于雅俗流变考察中唐宴乐之风的兴盛”,从而阐释出了中唐的宴乐之风何以影响中唐诗人们的生活与创作。

作者柏红秀说,正是中唐音乐的活跃繁荣以及宴乐之风兴盛,因之诞生了数量众多的乐人诗。这些乐人诗可以分为宫廷乐人和民间乐人,而民间乐人诗数量尤其多。若从地域上划分,这些乐人又可以分为北方乐人、南方乐人和边地胡乐人。不过,还是以南方乐人为多。诗人在称呼这些南方乐人时,还会冠以一些特殊的称呼,例如巴童、巫女、蛮妓等。而边地的胡乐人还包括了表演西凉伎的乐人和跳胡腾舞的乐人等。顺便一说,关于这些乐人,尤其是胡乐人的风情在《烟火大唐》里有生动的描绘,这也是几本书串味阅读的好处。中唐乐人诗中的这些乐人所从事的音乐样式也非常多,包含了歌唱、舞蹈、器乐演奏以及百戏表演等。

与之前诗人们的乐人诗注重对女乐人容貌的刻画相比,到了中唐的乐人诗,诗人们更喜欢描写乐人的音乐才艺。或者说已从对外貌的关注转而更关注乐人的音乐才华与技艺。该书作者以白居易《题周家歌者》一诗注重描写乐人的表演为例:“清紧如敲玉,深圆似转簧。一声肠已断,能有几多肠。”中唐诗人更多的诗篇已经不再只是通过乐人服饰和身体外貌的描写来呈现乐人的风貌,而是倾向于将乐人的外貌融入表演中,以之来刻画乐人的风情。“诗人们特别注重写乐人们表演时全身心的投入,故而诗中的乐人们往往神态丰富。诗里乐人们的形象之所以会惹人关注,是因为她们的神态动人。”以司空曙的《观妓》一诗为例:“翠蛾红脸不胜情,管绝弦余发一声。银烛摇摇尘暗下,却愁红粉泪痕生。”这首诗中涉及女性特点和容貌的仅“翠蛾”“红脸”“红粉”等几个概括性的词语,而这些词语本身亦是服务于“不胜情”“愁”“泪”等神情的——这些神情又是与具体的乐曲表演密切相关。作者还以白居易的《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一诗里的描写为例:“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还有羊士谔《彭州萧使君出妓夜宴见悚》里的描写:“玉颜红烛忽惊喜,微步凌波暗拂尘。自是当歌敛眉黛,不因惆怅为行人。”这些诗人在诗中用力描绘的并非外貌,而是乐人们的精神气质和神韵。

中唐诗人在诗中涉及乐人容貌时,有时会强调乐人容貌的平常,衰老甚至丑陋,以此反衬出他们在音乐技艺上的精湛和高人一筹。例如诗人元稹的《何满子歌》里,描绘乐人唐有态刚出场还没有进行表演时,给人的印象是容貌平平,“此时有态踟华筵,未吐芳词貌夷坦”,可是表演起来却令观众惊叹不已。显然诗人在这里是以容貌的平常,反衬出乐人表演艺术的高超。再如元稹在《和乐天示杨琼》一诗里直言乐人杨琼已年老色衰:“汝今无复小腰身,不似江陵时好女。”如此描写的目的是凸出乐人歌唱技艺的出众,表达观者对她的演技仍一如既往地欣赏。还有白居易在《不能忘情吟》里写即将被遣散的家乐人樊素时,说“今素貌虽陋,未至衰催”,以此描写樊素以艺著称而非以色显名。

在中唐之前,诗歌描写乐人表演时往往比较概括,仅仅涉及表演的音乐样式,而对于音乐表演的过程以及表演的乐曲内容则很少关注,但是中唐乐人诗却大不一样,诗人们会对乐人的表演过程作极详尽的描写。例如李端的《胡腾尔》一诗描写凉州胡人的舞蹈表演,就写到了胡人表演时的各种动作姿态:“扬眉动眉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再如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胡腾》一诗里描绘胡人表演时的丰富动作:“手中抛下葡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中唐诗人在描写乐人的音乐表演时,还会特别强调音乐的表演效果。而在描写音乐表演效果时,诗人们又会充分调动艺术艺术想象力,运用诸如比喻、拟人、夸张等多种手法来进行描写,也会通过对自然景物和听众心理的渲染来烘托乐人的表演效果。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知名出版人。)

【书里书外】

宴乐之风里的唐诗